

李蓮英傳奇

(本文插圖刊第139頁)

●顏儀民

鞋匠逃荒鄉親援救

鷄鳴報曉，夜幕徐徐地捲起，幾顆殘星像鬼眨眼似的一閃一閃發出暗淡的光輝。這是一八五三年五月五日，太平軍派林鳳祥北伐佔據東光縣城之後，逼近大城縣，有錢的老百姓都逃往天津避難，沒錢的老百姓也盲目地往外跑，大城縣顯得冷落，修鞋的「皮削李家」生意更是蕭條。這「皮削李家」不是別人，正是慈禧太后的最愛李蓮英的爹爹李德順。

李德順三十二歲才娶上老婆徐氏。李徐氏過門四年，生了三個兒子。那年大兒子李國泰才九歲；二兒子李英泰（李蓮英）七歲；三兒子李寶泰年僅四歲。李德順擔着老大和老二，李徐氏抱着老三，沿路乞討。每到一座村鎮，便擺上縫鞋攤，李德順帶着兩個孩子「看堆」，打發老婆抱着四歲的兒子挨門挨戶去討飯。

到了滄州，日子不好過，徐氏說：「人挪活，樹挪死，在滄州不比德州，咱們爲什麼不到天津衛去看看？」「皮削李」說：「正是，我數了數，咱們積蓄了大銅板五百多枚，小銅板一千多

枚，制錢有多少文都數不過來了。乾脆搭上一輛跑天津衛的大車，頂多花上幾十個銅板，也免得風風雨雨地沿途受罪。」孩子們聽了樂得蹦了起來。

他們爺五個揀個好日子，坐上大馬車，日行夜宿，三天的工夫，便到了天津衛。一天，「皮削李」到窮人聚集的地方擺鞋攤，徐氏依然帶着孩子去討乞，正和一位商人模樣的人「要錢」，這位商人年約四十歲上下，仔細端詳徐氏，「大嫂，瞅着怎麼這麼眼熟，我是大城東村的沈文良啊，是德順大哥的熟主顧，我住前邊三元店，叫大哥今晚到三元客店去找我吧！」

李德順到了三元客店，見到了沈文良，老鄉見老鄉，十分熱乎，敘說了大城縣兵荒馬亂，隨着大批逃難的出來沿路討乞的經過，不禁哭了起來。沈文良立刻安慰李德順說：「我家就住北京西郊大有莊，現在家中有老婆孩子一共四口人，生活還過得去。」李德順說：「我老早知道大哥有個孩子進宮當了太監，多麼享福！我有三個累贅，都是男孩，大哥要是幫忙，也叫二弟的進宮當太監，也好減輕我的負擔。」沈文良說：「好說

好說，既然是同鄉，哪有不管的道理。你跟大嫂商量商量，在天津討飯，不是長久之計。明天一清早你全家可隨我裝貨的馬車一同進北京，大有莊我家也有閑房，一間還不够住的嗎？」李德順深深地給沈文良作了一個大揖。

三天後，他們到了京西大有莊。沈文良的老婆每天清閑得怪悶得慌，來了老鄉親也是十分熱情招待，送給李德順兩床被子，李德順是千恩萬謝。

大有莊還沒有個縫鞋攤，沒有幾天，「皮削李」的名聲就傳開了。都知道他修靴、縫鞋，做活實在，價錢低廉，所以生意一天比一天興隆。

丐兒淨身入宮伺候

李德順這兩天不斷地和沈文良談及想叫八歲的英泰進宮當太監，小小的李英泰聽說了，樂得蹦蹦跳跳起來喊：「我要去見皇上上上！」

沈文良去皇宮找十七歲的兒子沈連升。去了不大的工夫，便跑來說：「安太監一聽他才八歲就很高興，說把他帶來吧。」

次日，沈文良、「皮削李」和小二都來到了

神武門，沈連升把小二領去見安德海太監。沈連升叫小二給安德海磕了頭，安德海說：「這個孩子還有人緣。」又問小二：「你叫什麼？」小二說：「我叫小二。」沈連升說：「小二是你的小名，你還有什麼名字？」小二說：「爹爹叫我英泰，大哥叫國泰，小弟弟叫寶泰。」安德海說：「這個孩子很聰明。」沈連升問：「幾時叫他進閣割房？」安德海說：「那麼你就帶他去吧。且慢，還要給他起個名字，叫他李蓮英吧。」沈連升把李蓮英送到「閣割房」，閣割太監站在屋門內，伸手拉住門外小二說：「你跟我進門來。」

又說：「你把衣服、褲子都脫下來！」李蓮英哭了，喊：「我回家，找娘去！」「淨身」太監便以武力把他的衣褲扒下。隨手把他捺倒在固定好了的床位上，捆綁好手脚。說：「你聽話，就是個好孩子，是個好乖乖。一定把你送回家去。」李蓮英暫時安靜下來。那「淨身」太監把一個雞蛋剝了皮說：「好乖乖，你把這個蛋嚼碎了。不准咽下去。」

「淨身」太監迅速地作閹割手術。李蓮英感到一陣劇烈的疼痛，但嘴中有嚼碎的雞蛋，喊不出，就昏迷了過去。

李蓮英打自「淨身」之後，宮中派兩名小太監專門伺候他，端尿、端屎、供給豐富的飯菜，每天都有大魚、大肉。李蓮英想：爹並沒說瞎話。果然有大肉吃。不到兩個月的工夫，李蓮英完全恢復了健康。但是說話有些像女人，細聲細氣。

在那個年月裏，淨身房營生還是個熱門，不

但宮內有，宮外也有。都是宮中承認的，授以七品「芝蔴官」。一個是南長安街會計司胡同的畢五爺，一個是地安門方磚廠的小刀劉。這兩處專收兩種小孩：一種是窮家子弟，一種是「拍花子」的拍來的小孩，經「七品官」收留，第一，不要什麼手術費，第二，進宮當了「老公」，「七品芝蔴官」每月代領三四兩銀子，自己扣去二兩，算做手術費或稱管理費。其餘的由家長領取。待到半年或一年之後，便由家長自己進宮領取孩子的月俸，慢慢地也有和孩子見面的機會了。至於「拍花子」向民間偷來的孩子。七品「芝蔴官」則領取全部月俸。

光陰似箭。李蓮英在宮中已過了六七年的光景。安德海發現李蓮英十分機智。正趕上蘭貴人（即後來的慈禧太后）晉封為「懿嬪」，安德海向慈禧推薦李蓮英，說他如何機智、勤懇、可靠。慈禧果然答應叫李蓮英來到身邊伺候。

攀龍附鳳看歡喜佛

二十一歲的懿嬪對咸豐皇帝大施「御夫術」，令二十五歲的突諱神不守舍。十一歲的李蓮英在懿嬪和咸豐面前，能够隨機應變，博得皇上和妃子的喜愛。

一天，突然懿嬪嘔吐起來，咸豐正從外邊走進來，不禁大吃一驚，懿嬪落了淚說：「奴才有……有……喜了。」咸豐一聽大喜。

咸豐六年三月二十三日，懿嬪分娩生了一位阿哥，李蓮英忙去向皇上奏報，皇上龍顏大悅，立刻提起硃筆「懿嬪冊封為懿妃，欽此。」並把

唯一的獨生子起名叫做載淳。

真是天有不測風雲，咸豐十年，英、法政府派軍侵入中國；太平軍佔領杭州，迫使清軍江南大營分兵增援。八月初七聯軍進攻八里橋，眼看北京不保。咸豐皇帝慌忙帶著皇后和懿貴妃以及一些妃嬪大臣離開了京師。

成千上萬的豪門、富賈追隨皇帝駕輿之後。經密雲、走灤平、過了古北口，便到了林秀泉清、氣勢磅礴的避暑山莊了。

咸豐到承德之後，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戶部尚書肅順、軍機大臣景壽、匡源、杜翰、焦佑瀛、穆蔭八位大臣便被任命為贊襄政務。

懿妃以有太子載淳這一「資本」而樂得忘乎所以。然而八位輔政大臣，哪裏把她放在眼裏，有什麼重大事件，總是奏請皇后鈕祜祿氏。懿貴妃一面拉攏皇后，一面秘密派安德海、李蓮英二人化裝進北京送信給留在北京同英、法、俄舉行談判的突訥即咸豐皇帝的異母弟弟恭親王。

安德海、李蓮英領命出了京城。驢車行至沽北口山坳，從叢林中躍出十七八條猛漢，手持鋼刀，叫喊留下「買路錢」！

李蓮英一看，便說：「各位好漢，我們是混小差使的，京中的大人，都不敢出來去看望皇上，逼着我們兩個苦孩子到承德探望皇上的病，各位好漢高抬貴手，放我們過去，也好交差。」安德海也軟下來了說：「列位好漢，我年輕不懂事，幸勿同我一般見識。我們出來時，朝廷大人也知道出門在外，路途危險，給我倆一百兩銀子的『賣命錢』，列位好漢，只要留我倆一條命，可

把剩下的百八兩銀子都留下。」

強盜抱了銀子，就放他倆走了。

安德海問：「恭親王爺的信札，你放在哪裏了？」李蓮英說：「藏在頭髮裏邊。」

且說李蓮英在懿貴妃面前受寵如意。這天他吃完早飯，一個人在避暑山莊周圍十幾里地遊逛。在山莊外北部，見到一座大廟。

這座大廟建築在一個大紅臺之上，臺上有三座大殿，殿頂是鍍金銅瓦，極為壯觀。在大殿中他看到許多男不男、女不女的合抱大銅像，李蓮英仔細一看，都是沒有穿衣的裸體像，尺寸有活人大，又像人，又似獸，有雙雙站立的，有雙雙躺臥的，各種姿式不一而足。李蓮英問小喇嘛，「這也是佛像麼？」小喇嘛說：「這名叫歡喜佛。」李蓮英問：「聽說喇嘛不是講狗身麼？怎麼有這樣的佛？」小喇嘛說：「這定是化人的佛像，沒有它去度化人，全世界哪裏會有人類。」

李蓮英回去路上，感慨叢生，他想我這一個閹割了生殖器的太監，怎麼可能討老婆繁殖後代，等下輩子再說吧。萬一再長了出來，那可多好啊。但是宮中規定，凡年過二十歲的太監，閹割後五年一次「掃二在」。

李蓮英此時深有所悟安德海師傅，怎麼有時和懿貴妃同眠共榻，在北京「掃二在」時，別的太監都受檢查，唯獨師傅奉懿貴妃旨不叫受檢查，為什麼？

取代師父服侍慈禧

慈禧太后「垂簾聽政」後，小皇帝載淳年齡

日長，對充當傀儡皇帝很不是滋味，所以他用「怠工」不上朝抵抗，甚至混出宮外，隨同小太監到前門外八大胡同逛窯子玩妓女去。

一天晚上，慈禧太后同安德海在長春宮裏共榻同談，李蓮英人大心也大，看見太后跟安德海如此親密，不免有些吃醋。安德海說：「皇上大婚，江南進貢來的衣料太粗糙，我想自己去一趟。」太后說：「按家法，太監不能獨身離京四十里。」小安子一個勁地和年輕的太后磨磨蹭蹭，慈禧太后便答應了。安德海如脫韁之馬，帶一大批隨行人員和歌妓浩浩蕩蕩到了德州，知州趙新，火速報知濟南山東巡撫丁寶楨，丁事前並未得到朝廷通報，並以太監獨挑龍旗，大書奉旨，違背祖制等由，到恭王府報告請代為奏章。奏訖立刻入見慈禧太后，可巧慈禧到園中觀劇去了。恭親王就去密稟慈安太后。慈安說：「小安子什麼時候出京的，我一點也不知道，應該正法，但這得與西太后商議才是。」恭親王說：「西太后也不能違背祖制。是上母擔得起，還是聖母擔得起？還請上母太后速即裁奪。假若西太后對此有異言，我等大臣當主持正論。」慈安太后聽了恭親王這一番滴水不漏、義正詞嚴的話，便說：「既然如此，且令軍機處擬旨頒發山東丁寶楨。」

安德海被殺的消息，傳到李蓮英的耳中，他暗自鼓掌稱慶。慈禧太后十分悲痛，但轉念一想，而今安德海已死，不可復生，小安子十七八歲了，身體比安德海健壯，殊堪告慰。這不是「桃僵而李代之」了麼？慈禧反悲為喜，立刻通報宮中，李蓮英繼任安德海總管職務。

慈禧太后派李蓮英到恭親王府尋找事端。李蓮英給王爺請了個大安，然後問：

「丁寶楨把安太監斬首，聖母太后問是誰出的主意？」

「這不是誰的主意，乃是違祖制家法，該這樣辦。」

「為什麼不事先向聖母打個招呼？既然皇上年號是『同治』，『同治』，怎麼講？難道上母慈安太后可以獨斷專行嗎？」

「不存在獨斷專行，安太監擅自出京，就是不遵家法，不守祖制，理應斬首。」

「王爺要是一定提出祖制、家法，兩宮垂簾聽政，祖制家法也有這一條麼？為什麼王爺當時也贊成？」恭親王奏訴被李蓮英駁倒，一時答不出來。李蓮英扭頭就走，邊說：「斬安太監監製的，不是丁寶楨。」

恭親王一聽這句話，可嚇壞了，忙把李蓮英拉到內室，拿出許多珍寶，請李蓮英收下，並請他設法圓全此事。李蓮英的態度馬上變得十分和藹，獻策說：「榮壽太公主在聖母太后身邊很得歡心，何不請公主斡旋此事？」

引進妹子勾搭皇上

一八七五年一月，十九歲的同治載淳因患花柳病死亡。慈禧把妹妹的四歲之子載灃架上寶座，慈禧再次「垂簾聽政」。

在一個春光美好的日子裏，太后興致勃勃地叫小安子給她梳頭。那一天，太后身穿一件淺灰色綉有牡丹花的旗袍，脫却了鳳鞋，換上了潔白

的三寸厚的「花盆底」鞋。露出三寸高的花盆底。那「花盆底」的樣式，煞像窈窕淑女的細腰。太后每天要穿什麼衣服，完全聽從李蓮英的意見。晚膳後，宮女把洗澡水準備好，由李蓮英搓背。當小李子第一次看見太后那柔嫩而又豐滿的軀體，雪玉似的臂膀，潔白豐腴的胸脯，渾圓而富有彈性的大腿和纖秀的腳踝時，難免驚心動魄，而太后却談笑自如，若無其事。不久，李蓮英又把妹妹李麗嬌引入宮伺候慈禧。

太后見她慧點喜人，很是稱心說：「以後就叫你大姑娘罷。」一天，李麗嬌身穿一件雪灰色雲片花泰西的皮襖，惹心藍呢褲子，足登三寸粉色坤綉花鞋。淡施脂粉，見着光緒，請安以後笑着說：「萬歲爺呀，奴才一日不見龍顏，心中就覺不爽。」光緒正顏厲色地對她說：「你怎這般不正經！」當即把麗嬌臊得面紅耳赤。李蓮英聽了苦笑道：「你太性急，往後學機靈點，要處處看皇上的臉色行事，碰上皇上高興的時候，你靠到皇上懷裏都不會惱火。」

李麗嬌想當皇后，心急如火，耐不到半日，又去勾引皇上，豈料她剛一進毓慶宮，就被皇上厲聲喝了出來。把麗嬌羞得無地自容，大哭了一場。把李蓮英託人在外國為她買來的上等衣料扔了滿地，香水瓶也被摔得粉碎。

李蓮英見妹妹兩眼發直，忙到毓慶宮問清原因，扭頭到慈禧那裏去了。對太后說：「今朝奴才的妹妹，好心好意給萬歲爺請安，萬歲爺就調戲起妹妹來了，奴才的妹妹已然被萬歲氣病了。」慈禧聞聽大怒，說：「我就知道皇上不正經，

簡直是個昏君，叫大姑娘不要去見他就是了。」

淫亂宮廷稱李千歲

不久，慈禧太后不顧祖制，親賜李蓮英二品大員頂戴大花翎。自清朝入關二百多年來，把一個太監置於重臣之上，這還是第一次。

李蓮英官運亨通，連娶兩房姨太太，還代表太后和皇上去天津檢閱海軍，得意非凡，人稱「李千歲」。

一九〇八年農曆十月初五，宮中忙着為慈禧壽備七十四歲壽辰。正值秋高氣爽之時，太后興致勃勃召集隆裕皇后和瑾妃，女官蓉齡和德齡及幾個心腹太監、宮女，來到了頤和園昆明湖。李蓮英扮成章太監，穿上甲冑，威風凜凜，太后扮成觀音菩薩。皇后、瑾妃、宮女穿上古仕女戲裝笑成一團，都直不起腰來了。慈禧太后說：「不要樂極生悲，多樂沒好喜。」大家聽了還是止不住地笑。太后和蓉齡說，「你二哥哥動靜不是在法國學習過照相嗎？聽說他的照相技術很好，為什麼不把他叫來，給咱們在船上照一照相多好啊！」蓉齡說：「老祖宗哪裏知道，奴才二哥是個大近視眼，在老祖宗面前，怎能戴眼鏡呢！不戴他就跟瞎子一樣，所以不敢叩見老祖宗。」太后說：「既然是近視眼，自管叫他來拍照。」李蓮英一聲令下，由傳信太監快馬加鞭地進城把勳齡召來了。

從上午九點鐘開始，一直玩到下午四點鐘，李蓮英說：「老祖宗今天可真玩得痛快。」皇后說：「太后該休息了，不要累壞了。」太后說：

「古人秉燭夜遊，我們只能白天行樂。到了初十，我就已七十四歲了，孔聖人都說人生七十古來稀，為什麼不及時行樂呢！」

這些日子，北京城的市面上，顯得特別風光。從紫禁城到皇城內外，都裝飾一新。各省督撫進京祝嘏源源而來，商賈雲集。老百姓見市面如此繁華，有的說是粉飾太平，是迴光返照。太后把逃往長安避難忘得一乾二淨。章太炎當時給慈禧太后的「萬壽節」撰一副對聯，文曰：

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日再到古長安？嘆黎民膏血全枯，只為一人歌慶有。

五十割琉球，六十割臺灣，而今又割東三省！痛赤縣邦圻益蹙，每逢萬壽祝疆無。

十月初十日晨，光緒皇帝率領百官，來給太后祝壽，各國公使夫婦，以及皇親國舅，也都紛紛而至。光緒入德昌門，忽奉太后懿旨，說：「太后聖體欠安，免來行禮，所有前來祝嘏的外賓，派恭親王奕訢、慶親王奕劻致以歉意。凡進貢禮品，一律收下。」

原來，前兩天太后在園中與李蓮英在昆明湖龍舟上化妝演戲時，受了風寒，這兩天回宮後，上吐下瀉。李蓮英慌了手脚，急召張仲元、戴家瑜二位御醫入診。

慈禧擔心自己萬一不測，光緒會乘機「東山再起」。這時值班太監跑來向李蓮英說：「總管，剛才皇上聽說聖母太后病倒時，皇上面帶笑容，

，領着一幫人回去時，可高興了。」
李蓮英把這個情形，又加枝添葉地告訴了慈禧太后。太后一聽李蓮英的話，立刻說：「好啊！我不能死在他前頭。」

光緒之死他最清楚

兩天後，忽傳光緒皇上「駕崩」了，朝中大臣，人人吃驚，個個懷疑。御史譚毓鼎說：「西太后患病時，我看見光緒爺身體很好，怎麼會突然死在太后之前呢？」

光緒帝之死，最清楚不過的人就是李蓮英。如果太后死在皇上之前，皇帝第一個開刀的人，便是李蓮英，第二個則是袁世凱。因此，李蓮英火速找袁世凱密商「大計」。

光緒皇帝的身體很健康嗎？不是。他從四歲做傀儡皇帝，直到他長大成人後「親政」，在政治觀點上，與太后如同水火。慈禧以高壓手段，使光緒帝不能施展其才能，甚至把他囚禁起來。他抑鬱成疾，患有肺病，由御醫診治處方服藥，是司空見慣的。李蓮英在皇帝跟前早派有心腹太監，第一個是寇連材，可是這個年輕的太監，為人公正，反上奏太后一個條陳：一、請停止園內演戲；二、請停頤和園工程；三、請繼續修戰備，與日本開戰；四、請太后還宮辦事；五、請革李鴻章職務等。慈禧太后疑心背後必有主謀，對李蓮英說：「且把這個奴才叫來問個明白。」
五個太監迅速地用鐵鏈套在寇連材的脖子上，把他推搡到太后面前跪下。李蓮英一脚把寇連材踹倒。

慈禧太后冷笑道：「我叫你到皇上那兒幹什麼去的？你反而站在皇上那兒一頭，來盤算我。你知道不知道內監不准言政事？」

「知道，因為國破家亡，危在旦夕，故不敢守成例。」

「你做得好哇！你上的條陳，皇上和珍妃知道不？」

「皇上不知道，珍妃主子更不知道。」

「既然如此，就不怪我忍心了。來，蓮英，把他拉下去，交刑部照例辦理。」寇連材被綁縛菜市口，斬首示眾。

事不宜遲，李蓮英又派了一名十八歲的親信叫黃嘉春的去到光緒身邊。

話說李蓮英找袁世凱秘密商量，袁世凱說：「最近皇上身體怎麼樣？」李蓮英說：「皇上身體一般。不過成年累月不斷吃藥。」袁世凱的圓眼珠一轉，說：「皇上身邊太監有總管自己人沒有？」李蓮英說：「皇上身邊當差的大半是自己的人。」次日，袁世凱秘密遞給李蓮英一包麵藥，匆匆數語馬上離去。

這一天，太醫院送進皇上服用的一碗湯藥，黃嘉春端起藥碗，神速把一包「藥粉」放入碗內，三十八歲的皇上喝了不到一個小時，便在御榻上翻滾，此刻，左右都是李蓮英的黨羽。

慈禧太后死後，在喪亂中，李蓮英匆匆命小太監把慈禧室中珍寶運出宮中。他將宮中賜給他的宅第退還給內務府，避居於北京西城護國寺棉花胡同，閉門不見人。然而，天津的（國聞報）、上海的（時務報）、湖南的（湘報）、廣東的

（知新報）不斷登他在宮中五十年的履歷醜聞，他病了，他的「妻妾」、家丁、兄弟，都感到這些「胡說八道」的報紙，不能再給他看了。因此，把外邊的消息封鎖起來，叫他安靜地居家拜佛念經。

九門提督盛筵款待

一天，李蓮英突然接到了九門提督、步軍統領衙門正堂江朝宗上將軍的一封「請柬」。

諸位看官要問，這江朝宗又是什麼人呢？

他原是袁世凱小站練兵督練處的一個小頭目，深受袁世凱的賞識。民國初年，袁世凱手握重兵，挾制了清朝廷及孫中山的南京政權，江朝宗也就做了京師步軍統領、九門提督，被授予迪威上將銜，名震京師。清室人物，哪個敢不奉承？當時與江朝宗親密異常的，一個是慶親王奕劻，一個是李蓮英。

這位江將軍對於送錢上門的從來是笑臉相迎，成了百萬財主後便蓋了一座大廈。筆者先父毓泰原是內務府直隸皇糧「路搭」（督辦），被江朝宗拉為機要秘書，作為其打入內務府的橋樑，並將全家遷入江公館。當時筆者已屆弱冠，與江朝宗的獨生子江澤春朝夕相處，其間不斷地談及李蓮英之死。

富比天子的「李千歲」在宮中實在樹敵太多。像隆裕太后的心腹太監張蘭德（小德張），就不是好惹的。他把李蓮英的財富報告給太后，隆裕下手諭令內務府專案調查。李蓮英忙去拜見江朝宗，而小德張也來勸江大人不要干預。珍寶禮

物便源源不斷地流入江宅。

經內務府查明，李蓮英家鄉大城縣有地十二頃，直隸各縣有地百餘頃。除當舖、錢莊、銀號存有八億七千萬圓外，僅京寓的金票、金銀元寶、大清龍圖、英國站人銀圓、法國刺頭銀圓以及古玩字畫、金銀首飾就有三百餘箱。僅從開啓的一隻箱子中就發現，金柄紫寶石三鑲如意、檀香木如意、七鳳珍珠鈿子、子母綠耳墜、串珠翠花、珊瑚朝珠、碧璽佛頭、宋朝瓷瓶、康熙五彩盤等寶貝。

江朝宗收足了禮物，出面調停：一、李蓮英財產屬於私人所有；二、允許把一部分財產由內務府處理。李蓮英自是感激不盡。小德張再次走江將軍門路。

一九一一年三月三日，李蓮英突然接到江朝宗的一份請帖，約他次日下午六時到什利海會賢堂小酌。

這天江朝宗在席間勸酒，李蓮英却心事重重，寡言少語。江朝宗安慰他說：「今日特約老兄前來，一則叙離別之情，二則特給老兄壓驚，別無他事，請自管放心。」李蓮英說：「上次多虧將軍庇護，不然早已家敗人亡，人頭落地了。」江朝宗聽此言後說：「兄弟當派偵緝隊到老兄住地保衛。」酒過三巡，李蓮英一邊喝一邊落淚，江朝宗一再好言相慰。

半途遇害營葬哀榮

時間已逾九點，李蓮英與將軍依依惜別，各自乘車而去。當李蓮英的轎車行至北河沿南岸時

，突然幾名彪形大漢攔截去路。車夫和跟班的齊聲說：「裏邊坐的是李總管大人。」

「不是李總管還不攔，快滾下來！」

「好說，好說，列位用錢只管說話。」李蓮英掀開車簾客氣地說。對方說：「今天不要錢，要你的命！」

說着便綁起跟班、車夫，把李蓮英拖出一箭地，拔出刀切了下去。等到李蓮英家人尋來，李蓮英只剩下了腦袋。

清晨，四老爺李升泰前往南灣子江宅向將軍致謝並試探。江朝宗第一句便問：「令兄昨晚回去可好？」

李蓮英死後，許多人聞訊彈冠相賀、拍手稱快。

李氏兄弟四人主持喪葬一切事宜，發出「訃聞」，只言李英泰因病醫治罔效於宣統三年二月初四日逝世，享年六十有四，停靈二十一天。兄弟四人分工合作，有的率人到京西恩濟莊料理營造地招工、鑿石、墓穴事宜；有的到廣濟寺請和尚、白雲觀請老道、三仙庵請尼姑、雍和宮請喇嘛超度亡魂；有的到燈市口永利棧房聯繫生前存放的棺槨，確定執事的數目；有的到冥衣舖趕製「燒活」樓台、殿閣、童男童女以及四季衣服。

西城護國寺棉花胡同李宅門前高搭素花彩牌坊，門前車如流水，馬如游龍。棚內花圈、輓聯、祭帳重重疊疊，李蓮英的友好前往弔祭者絡繹不絕。「妻妾」、養子、養女以及過繼之子，跪守靈堂。但「入殮」時，却例外地不准殯房人動

手，而由李蓮英的幾個兄弟把「屍首」親自抬入棺中。棚內設四五十桌酒席。無論是與李家有交往的還是素不相識的，只要走進靈堂磕三個頭，就可以入席飽餐一頓。

「送庫」那日，前面是冥衣舖的精緻傑作，有金山、銀山、樓台、殿閣、紙人、紙馬、童男、童女。圍觀的群眾不下數千人，其中有羨慕的、有唾罵的。後面僧、道、尼、喇嘛順序排列成行，喇嘛身穿黃緞綉龍紋的大袍子，頭戴大絨邊禮帽；和尚身披綉有磚紋的紅色袈裟；道士身穿綉團花緞子道袍；尼姑最為樸素，身穿綉花黑色披掛，秀麗動人。這一支「送庫」隊伍，路經德勝門大街，到草廠大坑為終點，焚燒「樓台殿閣」以及「童男」「童女」等，將他們送到「陰府」供李蓮英「享受」。

停靈二十一天後是二月二十五日（農曆三月二十五日）。清晨在護國寺大街「晾殯」，九點招待送殯來賓早餐，四五十張八仙桌，座無虛席。十點開始「起靈」。「響尺」一聲令下，「妻妾」、繼子、丫鬟、至親哭聲震天，加上另外僱來二三十個「哭喪童子」，口唱哀歌節奏蹦跳，與佛事經聲交織一起，十分悲慘。

家屬一律身穿麻衣，以麻包頭，頭上戴着白棉球，繼子手持「魂幡」，由宅內十六人槓把棺柩抬出，然後換三十二人大槓。大槓起行時，「喪種」跪在棺前，手持瓦盆一個，打「響尺」的喊起靈時，「喪種」隨聲向地猛摔瓦盆，然後幾個繼子一同哭喊，繼子中為首的「喪種」每人均有二人攙扶，邊哭邊隨靈柩行走。三十二名槓夫

，穿着緯絲變駕衣、藍套褲、青布鞋、頭戴紅雞翎帽。棺前有「響尺」一人，身穿孝服，槓夫隨着「響尺」聲音，走慢步或走碎步。家屬堂客都上了白布罩的轎車隨後而行。

從護國寺，經新街口、西直門至海淀，沿路上有供桌一百多張，供人飲水。靈柩前有打執事的四十餘人，身穿綠色變駕衣，手持金立瓜、金天鐙、鉞斧、金拳、斬馬刀、金傘槍等木製儀仗。下午三時到了恩濟寺下葬。

死不瞑目屍變珠寶

一九六六年七月，北京城的夏天，像個悶葫蘆，人們在屋子裏悶得喘不過氣來，但誰也不敢走出門外去涼快涼快。又聽說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家家破「四舊」，老人嚇得把古書古畫都匆忙地給焚燬了。

海澱區恩濟莊「六一」小學的書記和校長被揪了出來；老師們都成了「牛鬼蛇神」。

「狗崽子們，今天去刨李蓮英的墳！」造反派頭頭衝着一群老師下命令。

原來慈禧太后的寵監李蓮英的墳墓就在「六一學校」的校園內。墓前是一座石橋，過了橋第一座石門是漢白玉的牌坊，牌坊的橫眉上鐫刻着「欽賜李太總管之墓」八個醒目大字。左側是「閨苑風清」，右側是「仙台縹緲」。第二道石門上鐫刻着一副對聯：上聯「秉性惟真承眷厚」；下聯「居身克謹心得安」。

紅衛兵小將們手持皮帶口喊：「狗崽子們，別磨洋工！」老師們汗流浹背地勞動着，誰也不

敢說一句話。

刨掘李蓮英的墳墓談何容易！那墳墓非常堅固，用雞蛋清、糯米湯參沙土、白灰和黃土築成的寶頂。「牛鬼蛇神」却也神通廣大，真把墓穴掘開了。

棺槨被啓開了，李蓮英衣冠楚楚地躺在裏面，袍衣袍褂完整無缺，李蓮英的鬼眼更是栩栩如生。再一細摸衣褂內，全填滿了珍珠瑪瑙、金銀財寶。咦，身軀哪裏去了？原來只有一個腦袋，袍褂是一個填滿財寶的空架子。

筆者近讀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編輯的《近代京華史迹》一書，中有佟洵先生的「李蓮英墓之謎」，文中寫道：

「現在李蓮英身首異處的真相已被揭開，至於他因何故、於何處、被何人暗殺？由於沒有史料，本文還不能作出說明。這個謎有待於大家今後共同探討、研究、解開。」

一個曾經橫行天下的人物，就這麼死了，而且只剩下腦袋歸於墓中，最後連腦袋也被拿了出來，回顧他的一生，這結局真有點讓人感慨萬端。

中外文庫

同光風雲錄

邵鏡人教授著

定價壹佰捌拾元

本書記述清代同光兩朝人物，始自曾國藩，殿以袁世凱，

評述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駱秉章、沈葆楨、李鴻章、鮑超、曾國荃、郭嵩燾、劉銘傳、岑毓英、聶士成、劉坤一、劉永福、馮子材、唐景崧、端方、張之洞、翁同龢、黃遵憲、譚嗣同、唐才常、秋瑾、丘逢甲、容闓、詹天佑、王闔運、康有為、梁啟超、章炳麟、嚴復、蘇玄瑛、劉師培、王國維、張謇、袁世凱等七十五人功過成敗及軼聞趣事，內容精彩，篇篇可讀，定價壹佰捌拾元請將書款交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